

中國書學研究會叢書

祝

嘉

著

愚金
碑書
話合刊



中國書學研究會叢書

愚盒書碑話合刊

祝嘉著

上海教育出版社印行

叢書
中國書學研究會

書
愚盒
碑書

話合刊

每冊基本定價三元二角

民國三十七年七月七日初版

有著作權 翻印必究

撰著者：祝

嘉

發行人：賀

禮

遜

分發行：

重慶林森路
漢口交通路
聯營書店

總發行所：上海

福州路
東華里六號

教育書店

(本店參加聯營書店)

序

予友祝君乙秋，擬奇士也。累歲同客京師，不三日，必相見，見則縱譚文章藝事，以爲笑樂，每至宵分，始黯然言別。一日，大風雪，乙秋袖其愚齋書話訪予於盜山，趣爲序。予受而讀之，歎曰：初春君之書學出，臨池者奉爲圭臬，今未一載，而書話又殺青，君何用力之勤而憂世之急也！乙秋少卽能詩，抒寫性靈，清新俊逸，得隨園之遺，爲先師胡仁陔先生所激賞。性孤高，不受人憐，羈旅困窮，常逾日不得食，而讀書臨池如故。有過其居者，談笑自若，不輕求於人，苟非其人，餽之以金，弗受也。壬申春，客省垣，匪人構陷繫獄，猶以箸畫被作書不輟，嘗賦長歌以紀其事，乙秋於書法，可謂造次顛沛必於是矣。居常語人，謂國粹之淪亡，等於國土之喪失，至可哀痛。因致歎於書學之日衰，爲典教者所素不措意，乃發宏願，屏百務，鍵戶揮毫，矻矻兀兀，誓欲以隻手挽狂瀾。今乙秋方在壯年，而用力之勤，立志之堅若此，阮文達南北書派論，謂必有英絕之士領袖之者，其在斯人乎？乙秋雖耽書法，顧感夫時局多艱，強寇憑陵，常憤鬱不平。與人談國事，巨聲震屋瓦，爲歌詩以弔國傷，則淚落漉下。嘗撰軍國民詩話一編，流布行間，冀以激發國人之敵愾。噫！傷心人別有

懷抱，固非僅欲以一藝傳也。予於書學爲門外漢，顧以交乙秋久，而過從又至密，今其書話成而命爲序，則予固不能以不文辭矣。因略道乙秋之志事，以爲有志於書學者告，相期共勉耳。至若是編立言之精，垂教之切，覽者當自得之，予固略而不陳云。丙子季冬，文昌陸達節謹序。

小引

余性嗜六朝碑刻，上至秦分漢分，三代文字。端居之暇，展玩臨摹，每忘漏盡，感暑祁寒，不復措意。倦則手披金石諸書，以分其勤，舐沫流連，若容與於桃源之境，自以爲天下之至樂，莫是過矣。日處故紙堆中，偶有所感，則擲管記之，日積月累，居然成小帙；以其類於前人之詩話詞話也，因亦名曰書話。千慮之餘，或乏一得，姑付剞劂，以就正於方家云爾。若云著述，則吾豈敢！丙子冬，文昌祝嘉。

愚金書話

石鼓文，唐宋諸賢皆以爲周宣王時史籀所作，靡有異辭，歐陽氏雖設三疑，然仍信昌黎之說，以爲非史籀不能作。乃金人馬定國，嘗專考石鼓文字畫，以爲宇文周時物，博洽之顧亭林，亦附和斯說，殊不可解！夫唐代諸賢，去宇文周甚近，證據必多，豈有不知之理；則後之認爲宇文周時物者，未免臆斷也。

梁天監井闌題字有二：一金石聚所載，文曰：『梁天監十五年，太歲丙申，皇帝愍綆汲之竭乏，爰詔茅山道出錢救苦，作亭，掘井十五口。』凡七行。一金石萃編所載，文曰：『梁天監十五年，太歲丙申，皇帝愍商口之竭乏，口詔茅山道士，口口永若，作亭，口口十五口。』亦七行。文稍有出入，前者隸意爲多，後者絕類瘞鶴銘，張少微未得見後者，故云萃編綆誤作商，出誤作士，救苦誤作永若，實則有二井闌也。夫同時掘井十五口，井闌有二，並不足怪。至二書所載發見之地相同，皆在句容縣城北城守營署後，是各但得一井闌，不知有二，聞發見之地，故皆載之耳，地當不同也。

端州石室記：諸家著錄，多以爲李北海文，張庭珪書。而小歐之集古錄目，葉之語石，

康之廣藝舟雙楫，又謂爲李北海書，豐筋多力，精神內蘊，余於唐刻，最喜此碑。

阮文達南北書派論，謂南派江左風流，疏放妍妙，長於啓牘；北派是中原古法，拘謹拙陋，長於碑榜。是以碑爲北派，而帖爲南派也。余頗不謂然，夫碑與帖，筆意體態本異，各有體裁，然不能以地而畫分之。若謂碑爲北派，則南朝蕭梁諸闕，貝義淵始興王碑，以及滇南之爨龍顏、爨寶子，將何以處之乎？且寶子之奇古，有類靈廟碑，龍顏之高美，有類靈廟碑，始興王之嚴整，有類溫泉頌也。至張伯英、索幼安之草書，意態揮灑，則又帖之流亞。張、酒泉人也，索、敦煌人也，又將何解乎？康長素云：『書可分派，南北不能分派，』已先吾而說之矣。

曹全碑，娟秀有餘，蒼老不足，在漢碑中，自屬下乘，學隸從此入手，難以超凡。

馮君闕，沈君闕，筆畫甚瘦，然人不覺其瘠。畫勢甚長，然人不厭其漫。以其筆力雄健，無施不可，若徒學其皮毛，必使人掩鼻而過。

六朝碑，無不用中鋒者，惟馬鳴寺常有側勢，康長素謂已開蘇派。但余觀蘇書，雖有把筆不定之說，而用中鋒處仍多，其末流則真醜怪也。

作書，長畫難，短畫更難，如蜀中沈君闕，令字、沈字、道字，畫勢極長，如長江萬

里，非有浩蕩之勢不辦。然如枳陽府君、暉福寺、瘞鶴銘等，則又常以含蓄出之，縮龍成寸，筆短意長，方寸之間，亦有萬壑千巖之勢。縱而能斂，所以更非易事也。

鍾元常曰：『多力豐筋者聖』，故書以肥爲上乘，篆隸楷草，莫不皆然。然腕力弱者，自不敢作肥書，遂以瘦勁鳴高。余以爲使之作肥書，未必能勁也。趙子函石墨鐫華，論李少溫繒雲城隍，正以細爲佳，而謂歐公以細長而疑之之謬，且引杜子美論李斯繒山碑翻刻，有『棗木傳刻肥失真』之句以證之。夫繒山碑，原不甚肥，而翻刻太肥，便爲肥失真。若原刻肥厚，則瘦又失真矣，不能以子美有肥失真之誚，遂以書必瘦而始佳也。至瘦勁通神之論，門外漢之語也。

古碑之難學，以其雄厚處，至難企及。雄厚不關肥也，卽如馮君闕、沈君闕、弔比干碑等，字雖瘦峭，然仍不礙其爲雄厚也。李少溫雖力追相斯，而其薄處，則萬不能自掩，江河日下，非天才學力之所能挽回歟？

包慎伯論書，謂率更如虎餓而愈健，北海如熊肥而更捷。肥而捷，自是能手；餓雖健，未免病態。東坡譏李國主，不爲瘦硬，便不成書，鍾元常曰：『多力豐筋者聖』，所以余有取乎肥而捷者也。

李少溫縉雲縣城隍廟記，雖矯健飛動，然字畫瘦細特甚，終屬病態。歐陽公謂：世言此石與忘歸臺、孔子廟三石俱活，歲久漸生，刻處幾合，故細若然，豈欲藉此以解嘲耶？

李少溫謙卦銘，瘦骨柴立，前人已有燒筆尖之誚。今人天才學力，不及少溫，而效顰之，雖矩矱不失，而神味索然，能幾何畫者，皆優爲之，不足貴也。

書肥不見其厚，何貴乎肥；書瘦不見其薄，何嫌乎瘦。唐以前書，肥者十居八九，然肥者不覺其鈍，瘦者不覺其枯，以能運腕力，用中鋒故也。後人多未悟此，肥則力弱，而仍覺其薄，瘦則枯乾，而未見其勁。

初臨碑最難形似，臨寫既多，又最忌形似。難形似者，未知筆意也；忌形似者，未能融化諸碑，以成己書也。必也，諸碑之筆意皆有，諸碑之形貌皆無，不論臨摹何碑，而仍爲吾書，然後可拔戟成隊也。

眞書平正，故以飄揚爲難；草書奔放，故以嚴重爲難。蓋作眞當如草，而後飄揚；作草當如眞，而後嚴重；作大字當如小字，而後體態綿密；作小字當如大字，而後規模雄偉；東坡深知之；而未明言其理也。

康長素廣藝舟雙楫稱石門銘，飛逸奇渾，分行疎宕，翩翩欲仙，六十人造像、鄭道昭、

瘞鶴銘，乃其法乳，後世寡能傳之。然余見『開張天岸馬，奇逸人中龍』一聯，雄強飛逸，逼真石門。且字大盈尺，結體取態，無不畢肖。石門銘本有龍字，然此龍字，不學龍字，而學隴字右旁之龍，尤爲絕妙，康氏殆未之見耳。名署一搏字，下有圖南一印，蓋宋初陳希夷所作也。余謂方之石門銘，難以甲乙。

前賢之不以書名，而善書者，實繁有徒。若唐之韓昌黎，宋之岳武穆，明之海忠介，皆一代之能者，以有炳炳大者在，一藝之長，每爲所掩也。近人梁任公，不以書名，然余羈旅都門，遊鷄鳴寺，見其所書『江山重疊爭供眼，風雨縱橫亂入樓』一聯，多師雲峯石刻，而全以方筆出之。中尤以山字、風字，爲最逼真，雖乏疏蕩之致，而筆勢之雄強，結體之綿密，當代作者，罕能望其項背也。

錢南園書，人多以爲能以陽剛學魯公者。然以余觀之，絕類曹子建碑，其所書洞庭春色賦、中山松醪賦，尤爲逼真，抑曾辦香於此歟？

錢獻之篆書，力追少溫，頗能自立，然視完白山人之大刀闊斧，斬陣無前者，則又有大巫小巫之別矣。

古碑無論肥瘦，率皆雄厚，自唐以降，漸趨薄弱，學六朝碑，若失其雄厚，是棄其本

矣。趙撝叔學北碑，功候頗深；然氣體靡弱，毫未得其雄厚處，此康長素所以有靡靡之譏也。

清道人爲近代一大書家，其作書，於停頓處，輒生波折，蜿蜒若蚓，人爭學之。余則嫌其痕跡太露，筆筆相同，爲李書之疵病。然波折由停頓而生，尙未至於醜怪，今則學之者，專學其蜿蜒之形，而忘其停頓之勢，棄本求末，自鳴得意，余不知其可也。

康長素碑品、碑評；俱首列龔龍顏，則爲其所好可知。余觀所書其母勞太夫人墓碑，雖字尙幼稚，然其力學龔龍顏，大有跡象可尋。其最顯著者爲暴字，亦竟仿龔龍顏狼暴之暴字，努筆直上，貫日而成田矣。

康氏書其母墓碑，固嘗極力摹仿龔龍顏，然其體態，則以六十人造像爲近，豈亦三折肱於此耶？

書有以位高而得名者，譽者自譽，而受者未必以此自許，蓋得失寸心知也。惟趨炎附熱者流，得其形似，卽自鳴得意，互相標榜，殊屬可憐！

學書須取法六朝，始可與唐人爭道，唐代已不可學，況唐以下乎？況當代乎？書學當代雖盡得其術，亦不足貴，若購碑焉，原石尙在，正不必取翻刻也，況得其皮毛乎？有志者，

不可不取法乎上也。

今之學書者，既多趨炎附熱；又喜用偏鋒，專求形似，以盜取俗譽。既望速成，復誘勢利，致京華冠蓋之盛，而每有展覽會，則此類作品，觸目皆是，世運如此，殊堪浩歎！區區固嘗有志挽此類風，而駑馬才力，未足語此，江河日下，徒呼負負而已！

近代當代之以書名者，多失其平正，羣趨於奇袤怪誕之途，以威名之故，人爭學之，其流毒所至，幾如洪水汎濫，而不可救。余評清道人書，已論及之，清道人而下，自鄧無識焉。

米海嶽續書評云：『宋宣獻公綬作參政，傾朝學之，號曰朝體。韓忠獻公琦，好顏書，士俗皆學顏。及蔡襄貴，士庶又皆學之。王文公安石作相，士俗亦皆學其體，自此古法不講。』夫趨炎附熱，書以位重，振古如茲，於今爲烈。惟明珠魚目，不久自判，終與草木同腐耳。豪傑之士，不隨流俗轉移，成大功者，多屬不合時宜之輩，識者當不河漢吾言。

袁簡齋常譏詩標榜門戶，謂督撫衙門之擔水夫，不如典史巡檢之尙爲朝廷命官，蓋嘲學李杜皮毛者之自以爲學李杜也。今之學書，專學古人皮毛而揚揚自得者，豈非以督撫衙門擔水夫而驕典史巡檢乎？

近代書學，自鄧頑伯出而大放光燄，論書之書，若包慎伯之藝舟雙楫，康長素之廣藝舟雙楫，可謂集論書之大成，發前人之所未發，宜書學之大盛。康氏且謂後有英絕之士，當必於此別開生面。然舉目斯世，惟見偏鋒取巧，專以形似欺世，未有忠於斯學者，是真朱三作天子，鄭五作宰相之世也。則昔日之盛，直一迴光反照耳；何其言之不驗也！天地悠悠，不覺愴然泣下！

余常謂學書得其皮毛，愈似愈俗，近人未嘗用過苦功，偶有沾染，則揚揚自得，不知此大患也。余少時喜何子貞書，耳濡目染，遂得形似，後觀古碑，乃厭棄之。雖苦學數年，力去此病，然每作行草，則舊病復發，人皆知爲學子貞者。一時之好，遂爲十年之患，不可不慎也。

初學書者，每喜問其書體之所近，以爲近則易成，此大謬也。所謂近者，耳濡目染之形似耳，即余所云之愈似愈俗也，去之惟恐不早，反以爲可恃乎？必也，苦臨古碑，以盡去之，勿使盤踞其中；始可有成也。

孟子曰：『我善養吾浩然之氣。』韓昌黎曰：『氣盛，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。』蘇子由曰：『文者氣之所形』。爲文如是，學書亦如是。然腕力未健，筆力未充，則氣又無

所託。故十年學書，十年養氣，二者不可偏廢，功候到時，無施不可。此瘞鶴銘、石門銘，長短大小，錯落其間，而愈見其妙也。

袁簡齋謂學詩時，目中不可無李杜，下筆時，目中不可有李杜。余謂學書亦然，故臨碑每不如自運也。

杜子美詩云：『讀書破萬卷，下筆如有神。』論詩然，論書何獨不然。蘇東坡云：『退筆如山未足珍，讀書萬卷始通神。』是知胸無點墨，雖墨池筆塚，亦未能工也。不獨此也，汲汲於富貴，戚戚於貧賤，熱中勢利，俗氣未除者，亦不得與於斯文。柳誠懸云：『心正則筆正。』有至理在，非徒借筆爲諫也。

相傳右軍嘗書祭北郊祝版，成帝時，祀北郊，更祝版，工人削之，筆入木三分。夫用筆精者，力透紙背，固常有之矣，若云入木三分，未免故神其說也。

何延之蘭亭記云：『智永禪師，常居永興寺閣上臨書，所退筆頭，置之於大竹簾，簾受石餘，而五簾皆滿。凡三十餘年，於閣上臨寫草千字文八百餘本。』夫旬日損一筆，十年不過三百餘，三十餘年，不過千餘，安能滿盛一石之五簾耶？况未必旬日損一筆乎！誇大之辭，未足信也。

伍緝之從征記云：『魯國孔子廟中，石硯一枚，製甚古朴，蓋孔子平生時物也。』在孔子之世，尙未有筆墨，而又用硯，殊可笑也。

朱伯原墨池篇，載有學書於人者，數年，自以藝成，告辭而去。其師乃以一篋物令付於某處，及山之下，無所付人，啓之，乃磨穴之硯數十，其人方悟而返。夫人生不過百年，不知幾日穿一硯，乃能積數十之數，故誇其辭以惑人，未能信也。

新筆每不適用，舊豪則每當意，以稱其勢也。然亦有一定之方向，異其勢則不適也。筆工之精者，能視其用筆之勢而製之，包慎伯藝舟雙楫所記兩筆工語，最爲精確。惟王漁洋池北偶談所載兩筆工，則未免故神其說也。察人之書，固頗能知其用筆之勢，然非深於此道則不能。若從石刻棗本求之，則謬矣。乃所記兩筆工語，一則云：『我所製，乃歐、褚所用。』一則云：『吾先予二筆，非右軍不能用也。』豈非過神其說乎？漁洋於書學，爲門外漢，自與慎伯異也。若謂宣城陳氏；先世爲右軍製筆，箕裘之傳，則尙近理。

相傳子敬七八歲時學書，逸少從後掣其筆不脫。歎曰：『此兒書後當有大名。』此實足爲運腕之證，運指者執筆必不緊。若今人多置筆於彎節，不用指尖，而以運指矜能者，安能掣其筆而不脫耶？

包慎伯於碑學爲開山祖，然運指之說，甚爲康長素所譏。主張五指齊力，自屬不磨之論，然又不欲握之太緊，意謂握之太緊，力止在管，不注豪端，眞不可解。夫握管緊則管有力，而豪自得力，豈有力止在管不注豪端之理乎？子敬學書，逸少掣其筆不脫，而深贊許之，此又何說耶？

包慎伯執筆，主張五指齊力，康長素執筆，主張四指爭力。蓋指之用力者五，而著管者四，其理一也。康主腕平當使杯水置上而不傾，蓋欲四指之筋反紐而後緊也。若不反紐，則五指之筋皆緩，難運全身之力矣。

作小字用指力，本自不妨，然慣用指力，必拙於運腕，腕力必弱；一作大字，雖欲運腕，而勢有所不能矣。

作小字本可不用懸肘，然腕一置案上，其鋒卽偏左，其力卽弱，不可不知也。若腕置案上，則不可不時時留意，勿使其管右偏，方可不作偏鋒。

臨書用偏鋒，最易得其形似。然一由此道，雖勞無功，初學不知，多爲所誤，不可不慎也。

書法貴用中鋒，則筆以正爲得也。然藝舟雙楫載王仲瞿言其內子金禮羸夢神授筆法，管